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五目錄

南直隸松江府一

全思誠　孫作
何廣　何潤
沈度　沈粲
陳楨　王公亮
王鍾　李至剛
俞允　夏衡
陳詢　葉宗行
李伯嶼附子澄　清夏寅

錢溥　張鎣
任勉　衛頴
唐瑜　侯藎
朱奎　談倫
張悅　王霽
唐珣　陳章
張誥　曹時中
高祐　張黼
張弼　奚昊
周佩　黃[illegible]

孫衍　唐禎
顧清　錢福
陸深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五

南直隷松江府一

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　上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授此職以輔導太子免卿早朝日宴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思誠固辭翌日放還

孫作

孫作字大雅自曾祖瀓川傳至作而學益大門弟子以尚清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入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代藏書兩敝篋張士誠聞而廪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松焉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選學官任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終於漢戍里所著有滄螺集版

行於時

何廣

何廣上海人洪武中以明經被選知任丘縣卓有惠政邑稱循良陞江西僉事再陞湖廣叅議所至皆著能聲清廉寡欲纖滓不染在風憲有激揚名在藩垣得方岳體嘗著律解辨疑法比家宗之

何潤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吳元年四月海賊錢鶴皐乘時未定率鄉賊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表浦場官李肅袁普

等將害之潤以身翼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眞逃之野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人還葬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百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賓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於郊費皆自巳出旣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殲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　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禎錢惟善諸公爲傳其事

而歌之

沈度

沈度字民則華亭縣人度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於時達官重師爭欲迎致館禮之岷王具禮幣以聘既至屢進直言都督瞿能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為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入京師以度偕行時成祖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值禮部尚書楊溥為編修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勑塡委既視草學士以下分書之 上獨覽度書稱善凡玉冊金簡用

之　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一切大制作必命度
書之書婉麗遒逸兼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日侍
清密無間　賜二品金織衣製象笏鏤度名氏塗金
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悉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
榮於　朝古今以書承寵遇莫或加於度者度爲文
章尚理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
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永樂十四年
陞侍講學士　仁宗朝進協正庶尹　宣宗臨御進
翰林院學士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不聽度事親孝
與子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

附初大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氣勢赫奕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度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間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蓄花卉奇石每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韻南稾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稾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小洞天詞明日捐館訃聞 上遣禮部郎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 命有司營葬

沈粲

沈粲字民望華亭人幼頴敏異常兒八歲通孝經語孟十歲善眞草十三父母俱亾兄謫遠戍獨閉戸讀父書疑難輒走父執問辨之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遣子弟從游歲致數十人時方垂卄坐上座毅然設教皆有成法　太宗臨御勵精文翰與兄度同事秘閣授中書舍人於時誥勅詔學士以下班書之獨粲兄弟書　上視之加喜焉度書婉麗粲書飄灑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以金鏤其名賜之時度爲

學士黎爲侍讀人咸以大小學士稱之　宣帝即位

告歸展墓盛暑徒步不以騎乘鄉里稱之還朝歷右

庶子再陞大理寺少卿晚乃倦於塡書惟喜行草蓋

出入宋仲溫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外之屨常滿暇

則與客彈棋賦詩一切世務泊如也甫七十遂致仕

歸歸乃盡出所賜金營錫老堂於故址日聚親故燕

飲其中襟度闓爽不屑屑於細故因自號簡菴詩文

興至輒就得意處多膾炙人口

陳楨

陳楨字景祺華亭人讀書好禮喜怒不形於色洪武

中以薦授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衆不能決
楨徐進剖析數言而定　上喜甚俾攝部事諭之曰
卿見事明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楨益勤飭不敢怠
坐齊轔事謫戍金齒未幾召還授五軍斷事丁家艱
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出知湖廣襄
陽府時荆土大蝗獨不入楨境永樂初召爲鴻臚少
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叅政黃河決勞來有方民不
失業盜發汝寧將窺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
誠等於均山降者數千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
勑獎秩滿乞祭掃仟　上意諭知交阯丘溫縣時方

暑南中瘴癘甚或勸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月而卒年五十　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於交阯尚書黃公福始克歸其喪楨居恒曰人惟仰不愧俯不怍而已身之利否何計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

王公亮

王公亮華亭人洪武初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陞應天府治中念草昧之初民心未定乃刬剔煩苛壹意綏輯以卓異聞遷府丞益自淬礪舉所諳民情吏治斟酌施行之人大悅服永樂改元調四川右布政

久之復調廣東永樂十二年卒於官體貌魁梧舉止都雅居官廉重得大體國朝京兆丞能拊民者爲稱首云

王鍾

王鍾字公虛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爲椽坐事戍遼東用薦授行太僕寺典簿進燕府紀善　上舉義南向鍾侍　世子守北京恭慎小心夙夜不懈甚爲　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戸部右侍郎鍾爲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多服其能云

李至剛

李至剛號敬齋華亭人少穎敏不羣嘗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淸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旣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爲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參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左參議　太宗入正大統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實錄至剛與焉旦暮在　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挫至剛

長於剸繁修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錄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永樂二年春冊立　皇太子命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至剛董之無幾爲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務必以屬之與解縉素厚縉既遭譖出人有言其怨望者後詔下獄并逮至剛　仁廟嗣位念爲舊宮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仰祇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歿於官享年七十

俞允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爲人踈節倜儻不羈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予一日有道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謂允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爲　天子命吏遂别去允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内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還報失期謫長沙判歷前官皆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病既革

以易簀待櫬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喀喀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性名亦不答也第云有長沙白鶴大仙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孫汝爲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守潮州

夏衡

夏衡字以平華亭縣人幼補邑庠生永樂中學士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內閣書辦累官至太常卿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州皆預扈從嘗病瞖云得瓊玉膏可愈語聞　英宗命以賜衡天順初英宗復位吏部以朝臣名上閱及衡名曰此嘗受朕賜瓊玉膏者耶衡涖事內閣最久謙厚縝密未嘗泄禁中語一時同事者多假內閣勢張皇於外有所干求衡廉靜寡欲公退閉門獨坐泊如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陳詢

陳詢字汝同華亭人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召復故官陞大理少卿廵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陞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敢干以私秉道嫉邪葢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不與通振銜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下人皆爲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爲意也編修

梁諲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諲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至冐謗毁而爲之不惜嫁其女得松人黄瑜後叅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爲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爲人王考兩畿判國子奬拔士類甚衆若嚴銓丘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後皆爲名臣

葉宗行

葉宗行華亭人讀書尚氣節永樂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葢黄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宗行上書請棄其

故道濬茫家港引浦水以歸於海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尚書原吉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於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聽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訴者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寃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於柁艘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多虎暴宗行爲文祭

之虎遂歛迹　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得擅自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之惟笠澤銀魚乾一封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杖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立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自爲文以祭錢塘人至今稱之謂不愧古循吏云

李伯嶼　子澄清附

李伯嶼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

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修之饋不受桐廬累舉闕人伯嶼至識姚文敏公於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幾夔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伯嶼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其後仕者相繼陞淮府左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嶼不可曰君臣之間有賜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人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於獄而釋使者不問伯嶼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於市伯嶼請諭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嶼

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巳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於世二子澄清並登進士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叅議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政狷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時除母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歎曰希憲眞君子哉在兵部議儀眞守備獨薦都指揮都勝一人清白請用之推此類可見

夏　寅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宏奥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行實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善於鑒別無有爽其衡者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寅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或勸興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

無聊宜在賑恤臨淸南北咽喉一或阻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鎭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鎭臨淸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寅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糴米十萬石賑之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錢溥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己未擢進士試薔薇露詩稱　旨命教內書館授翰林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仍兼檢討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少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壬午奉使安南國賜一品服甲申坐內侍王倫事出知廣東順德縣成化丙戌復故官閒住癸巳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己亥入賀　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補一子為國子生丁未進階榮祿大夫再補一子國子生弘治戊申五月卒年八十一賜謚文通溥少有文名既擢

第聲譽勃起嘗上書楊文貞公論學文貞韙之居父憂與巡撫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復移書侍郎李公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多見施行在順德釋繫囚撫流民尤多善政　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溥言於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宜以功歸諸　太后上尊號爲宜汝言入言之　上卽舉行已而問知出於溥也故有學士之命使安南與禮部論移文不當與內臣同行禮又與內臣書論　詔勑開讀先後之序至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辭屈悉從之瀕行賮以金

不受至遺陪臣入奏乃以　上命受之時以爲得體前後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文章贍蔚至老猶不衰四方求請者相屬名山靈境鐫刻殆遍尤善交際見者無貴賤皆得其歡心故人尤傾慕之

張鎣

張鎣字廷器華亭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景泰元年擢監察御史北虜内寇承　勑往北畿河南山東清理馬政密雲譌言有不軌者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出按宣府大同有都御史子犯法乃按其罪并劾其父罷之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守獨石諸邊歸總諸道

承　勑巡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天順三年陞江西副使風裁肅清吏不敢欺七年陞江西按察使寡默慱洽居官務安靜輿論或誚其無爲然事賴曲成者實多贛州賊亂以捕獲功賜金幣成化二年陞陝西左布政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甃以甎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修衛學給廩食嘗帥兵行邊與賊遇斬獲男婦及牛羊器械　賜勑褒諭陝西固原達官滿四叛會　王師出征劾官將致變者寘之法時寧夏所屬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
朝廷慮其爲變受　密勑撫之各安其業七年丁憂

十年起原職廵撫保定等府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 勑勾稽戎籍 王師出宣府督軍餉不乏十一年改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浚濠淸理屯種復被 勑褒諭十三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十七年轉左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 命往勘皆得實十九年陞刑部尚書用刑多主平反囚無酷死者二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尋丁憂服闋 孝宗御極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秩如故以國家根本重地政尚簡靜兵民悅服盖自筮仕以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更十命年七十有一而卒其始所樹立施措舉克自

遂而終厚重持之長髯偉幹襟量夷坦與人謙讓不事矯飾不以富貴加人人以是稱之六年卒於官壽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任勉

任勉字近思松江人幼岐嶷厲志篤學登正統甲戌進士授鄱陽令滿九載陞知瀘州會鄱民詣闕請留移守饒州府以前守在政同知府事薦爲福建右叅政尋改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除知雎州年七十上疏致仕壽八十有九而卒初勉宰

鄱陽思前令所以丞黜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德法所以逮也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鄉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勉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婦有新寡者訴兄夫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發聞之亦無二志文廟丁祭羊豕往悉科於民勉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里社分畜而獻之饒著爲令暇則坐學宮與多士講解授受如嚴師鄰邑樂平傷屍誣逮郡以檄勉徵服往偵得其情兇者欵服枉者得釋先後爲令者皆不

及也

衛穎

衛穎字源正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歸 高
皇帝從征伐授薊州衛百戶累功爲濟南衛指揮使
世襲穎以正統巳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奇其貌
選領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朱公又試
其騎射謀略薦之朝擢山東都司署都司指揮僉事
巳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穎名薦實授僉
事進都指揮同知時廷臣有異議者請募死士調諸
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先入寇帥兵邀擊於黃

花鎮白羊口又分守西直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實授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稽兵籍收散卒造器械景泰壬申師兵出駐宣府癸酉召還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寶刀白粲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鑾功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賜誥券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適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顡奮曰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 上以

額方膺邊寄特仍其舊辛巳又破諸番於涼州都督毛忠在虜圍月矢石往救全師而返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師衆深入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器械甚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西人至今德之不衰　憲宗即祚召還戊化乙酉命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錄百石賜世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據險設伏追還所掠若干　上降勅獎諭己丑以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酉調掌南京後府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上

疏請老辛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卒於正寢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壯勇顏廣顙豐頰聲欬如洪鐘言論英發意氣直遂而沈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斂不世用雖達官貴人不復延接坐饗富貴以終天年然深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居然有馬伏波之志盖其性然也

唐瑜

唐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英洪武初官上海烏泥經稅局因占籍上海登景泰辛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蹇蹇不阿選知浙

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右叅政遷山西右布政使未
行丁外艱服闋改雲南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瑜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
大悅會歲久旱且疫瑜還自　朝覲下車即宿城隍
廟自爲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後凡值旱禱輒應吏
民相與勒石於周宣靈王廟舊有孔子祭田奪於民
瑜以俸贖還之俾世供祀事有假媒聘賺財旣而懼
瑜之威鬻二子及妻以償瑜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
棄妻子守之過也贖其妻還之衢民健訟瑜決斷如
流數辯疑獄民遂不敢欺及去衢衢爲立生祠祀焉

其在湖廣城京山襄河爲害作隄障之置廣儲倉歲饑發賑民賴以不徙其在雲南定土官世襲法以絕爭訟定滇糧給散之宜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罷忝將田廣副將許寧李嶼勞邊軍恤陣亾邊人竦然會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廣等從而媒孽之竟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七年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

侯藎

侯藎字進忠華亭人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爲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

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中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
耶擢賓第一授襄陽府同知比至以屬吏不知爲政
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爲襄王
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
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爲亂鎮守中
貴人欲請於朝盡勦絕之蓋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
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鹽運使
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
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上疏陳其弊　朝廷命御

史一人巡視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閑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舖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以牟大利叢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於官自是鹽法大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叢率寮屬致齋七日禱於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爲誠感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

朱奎

朱奎字文徵號鶴坡華亭人年十二以奇童奉詔入內館讀書師翰林諸公授春秋經而褒貶大旨皆明於胷中甫弱冠進游國學景泰紀元庚午拜中書舍人天順癸未轉尚書司丞成化丁亥進秩正卿然眷遇日隆而忌者益陰擠之遂兩外調爲廣東副提舉爲保寧府同知奎殊不芥蔕於懷但竭心民事盡其分所當爲而已用是政聲燁然聞於京師　憲宗思爲近侍舊勞召還復官仍直文華殿恩寵視昔有加焉壬寅擢太僕寺卿三載奏績進大理寺卿給從二

品祿明年丁未以衰邁謝事留居京邸奎平生孝友篤至家庭內外咸得其意器度軒昂心性倜儻飄然出塵每遇賓朋過從輒觴詠或手談終日不倦自少壯至老未始有異所著詩文成巨帙藏於家而詞藻清俊殆類其爲人也

談倫

談倫字本彝上海人長身豐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倫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性開朗又善于銓事忠

肅愛之　英廟每召見忠肅輒以倫隨　上問之忠肅以名對曰臣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丁母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公爲冢宰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鳳陽大水尹京者不敢以聞倫自署其奏是歳詔免秋粮數萬進尹應天敀順天會軍與横索民車以千數許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聞詔以百兩與之自是軍士無敢横進工部右侍郎筦易州新政搜逋抉隱剗削奸蠹歳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

李孜省以左道倖尹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倫亦隨之初公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忠肅臨終以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媒蘗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　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倫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成化初公道昭宣孜省伏誅謫逐者多召還而倫竟以病不起年七十五初倫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爲之別室崔公歿亦如之尹公亦如之其篤於所事如此

張悅

張悅字時敏華亭縣人天順庚辰進士自少凝靜持重篤學力行已爲鄉里所推重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事訖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未幾陞江西僉事持大體不事苛察尋改浙江提學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奬拔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其

所爲用成化十四年陞四川副使十五年進湖廣按察使甲辰入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羣趨其門悅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其名益彰二十二年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陞工部右侍郎弘治元年遷禮部二年再遷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侍郎悅臨事卓有定見癸丑大旱上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時吏部尚書王恕負時望尤倚信於悅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議翕然稱允六年陞南京右都御史振厲風紀臺中肅然八年陞南京吏

部尚書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
太監陳祖嘗設席獨延上坐弟姪問更召何人曰他
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九年改南京兵部
尚書叅賛機務凝重不撓留都倚以爲重議事每持
大體爲根本遠圖不操切文具十二年加太子少保
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恱平居謹畏小心無疾
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
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
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舊居杜

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常費亦不敢少豐以勸薄俗故自筮仕至官成無貶議云

王霽

王霽字景明上海人天順四年進士拜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累辯疑獄有能聲遷黃州知府府嘗有虎害火灾又江水常暴至壞民廬舍霽祈祝有應以是民愛信之遷廣西參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進太僕寺卿時馬政廢弛霽條陳十事奏行之宿弊爲之一革用薦遂遷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饑民多死徙

齋爲區畫銀五千餘兩米二百餘萬石賑之存活者甚衆召拜大理司卿稱用法平易至是卒賜祭葬如例齋務爲和厚所與交無不得其歡心雖輿隸輩亦鮮有怨之者故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以得美譽焉

唐珣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民立生祠奉之以刑部郎中知福州府時歲亢暘至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府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識者以為得體中官汪直用事聲勢振天下有假其名號行事者所至官吏望塵屈膝珣獨察其偽將執之衆交諫不聽訊之果姦人也由是風聞四方姦黨奪氣豪僧殺人有為之地者獄久不決珣一訊寘於法時皆快之設義塚以收無主之骸嚴焚屍之禁開仁惠里洲以廣民業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閩人歌之歷湖廣參政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先是吳玘以强直罷衆謂宜少貶以避禍珣至守法如故衆亦無以怨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服闋會南蠻弗靖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方疾

闕命即行即至督兵進勦破材寨嵒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將大用未幾以疾卒

陳章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御史天臺陳選聞其名特就訪焉已而入太學爲司業耿公所器成化戊戌第進士拜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以處則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寃獄逮繫百人詞連及大臣久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

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滯稱寃於理寺擊登聞鼓者必於章决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於理而後已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鞫曰御史非私也即罪不至於死貴近愬於　上廷鞫之議者觀望不敢决章抗言於衆曰朝廷清明茲事不宜手滑令　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耶私耶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遷湖廣按察副使未行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同知盡心歷事人不知其爲覊者陞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賊章爲檄招之降者十餘種任事者欲攻章力爭得止

或遂請兵可徹又爭止之乃設賞格遣人四出招撫有降者勞賜而遣之賊遂解散移黃州府會御史來勘事彊檄諸雷州病瘴卒章爲人端重言動有則喜爲詩與李西涯謝方石諸老相倡和出不以罪又投荒以歿時論惜之

張誥

張誥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有能聲陞廣東副使改四川尋陞按察使弘治初歲饑誥請截荊襄衛兌運又發庫銀易米得數十餘萬石隨在賑貸所全活頗多

陞貴州左布政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平疑獄諭亂夷得撫綏體木邦孟密二部連兵不解誥檄諸道練兵爲必討計皆懼而自戢朝廷嘉誥之功而厚賞焉弘治戊午乞歸至是卒誥有才翰然頗事嚴厲其在雲南時以措置失宜幾及於禍幸而免

曹時中

曹時中華亭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産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即拂衣

歸年甫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釆尊舟不能忘爾
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隣有悍生怒其魁岸以至
書時中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之也僮歸
以告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
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
逞志乃已每日將晡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屛生於是
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其出時令人
直入踞上之曰若休矣俟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
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
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

吹而過其門使人召而榜以櫝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飧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兒名彝舉景泰

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索枵然矣時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誣泰以不潔語坐是罷不敘　英廟復位有白其寃者而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泰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恨我廢斥耳詔逮至京緹綺疾馳入郡時守某泰同年也素高其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泰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榜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

聞而號者日校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亾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泰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高祐

高祐字天錫上海人本王氏父鉉贅於高因從其姓成化丙午以鄉貢士授泉州同知泉多山谿民倚險爲梗祐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積歲逋欠不督而集凶年貸民粟以山鄉遠召從化者總授而分給之遠

邏稱便每出山民扶老携幼送迎者屬路嘗道漳州宿山間有負豪家債而憤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豪豪亦號召爲敵祐知之俾館人往諭以禍福片言而散其感人有如此者一日令所部市茶其人密置銀二鋌以進祐啟之笑曰爾謂我有求耶却還之屏其人復弗接丁外艱歸部民送者千數爭携金錢跪贐皆不受至泣而遏歷廣平東昌二府操履如一晚居邑西一室蕭然晏如也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之喻獨目祐爲節婦云

張　楠

張澥上海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精於法律雖老吏無以過之而不肯爲苛比以附致人於深罪有里嫗訟其子不孝者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爲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久之子鳳鳴以御史官南臺旦暮定省樂也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值之下馬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乃歎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爭衡哉即日疏乞致仕　上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以歸性澹泊敦謹不事表襮下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

苟然者其幼也嘗夢神示以府丞字莫測及致仕而有應天府丞之命得喪固有冥定者耶

張弼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登成化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亾命嘯聚爲患日衆弼下車悉捕威之尋罷諸役以節民勞修橋梁道路毀淫祠百數十區建特祠以祀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臺以致景仰其振勵風化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祠祀焉歸三年

卒壽六十三弼資禀靈異充以學問老且不倦詩文成一家言草書之妙冠冕一代所著有鶴城東海諸藁若干卷世謂文人類多浮薄弼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槩自持雖議論閒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爲一時所歛服云

奚昊

奚昊字時亨華亭人質貌韻異九歲就外傳嶷若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爲饘粥具即以所持金予之歸以告其父父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弱冠父疾刺血籲天

求以身代又重傷母太安人心匿不使聞舉成化戊
子鄉薦連捷巳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
事明敏精吏法片言摘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貴
州獄歸奏稱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遂就養焉居
數月會瑞獄作事尤劇昊受　命往日奔走勞瘁成
疾以卒年三十六昊和厚易直重恩義幼學時母析
貲予之悉以讓兄冕俸所得金帛必分族屬爲員外
時同年董知縣失官道遇寇貧甚爲館穀給絺纊厚
賻之還使經景州有故寮劉判官死五年不能舉昊
葬之且䘏其家平居恭遜見里中先輩無窮達皆不

敢慢處寮寀終日不色忤故人多愛樂之尤嗜問學
寒暑不輟喜臨晉唐書爲詩文往往有奇思與客
賦詠値意得恒夜分不寢有稿若干卷藏於家

周佩

周佩字鳴玉別號北野松江人天性頴悟力貧好學
入郡黌聲譽焯起一時多從遊之士成化癸卯登鄉
薦弘治庚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陞員外郎職
征商稅督理工作出納財賦浩大往多以貪墨敗佩
獨毫髮不汚弘治庚申以母老乞歸侍養六年母卒
服闋轉刑部河南司郎中理獄明愼時逆瑾擅政權

勢烜赫奔趨於其門者多騤致通顯佩獨不往瑾每
問人曰刑部周秀才吾不識之何如人也懼及禍亟
疏休致以歸養高林泉詩書自娛　世宗卽位舉優
老之典進階中憲大夫福履優游歷二十五年乃卒
天性孝友色養誠篤竭力賑卹族人生平寡嗜好居
室之內一榻蕭然倦於將迎有司延鄉賓多辭疾不
赴獨好學雖老弗倦晚益喜讀易觀象玩占多所妙
契作文典雅詩學唐體書倣晉帖皆有法仕既不大
顯家居生理尠薄至無以自給當道謂廉貧高尚宜
蒙恤典於是有司歲給優養前郡守善化熊侯雅致

敬慕嘗袖白金十兩遺之卒而歛且葬也實籍此

袁愷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時出事賈販不爲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勵志讀書入府學爲弟子員未幾擢進士授刑部主事推擢三法司事陞江西按察僉事改廣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江西賊圍西貴縣長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宜少退愷下馬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進攻克之巡撫葉文莊知其才委調狼山兵懾不敢肆又率偏師駐全州督軍餉贊畫梧州總府多所裨

益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愷躬擐甲胄冒矢石以從
時皆壯之賊平錄功有寶鈔文綺之賜擢廣東按察
使進右布政使遷雲南左布政使未至卒愷居官廉
慎不爲身謀出仕三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橐中蕭
然在鄉里任眞履素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便舟從
一二蒼頭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珮孫
讚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

孫衍

孫衍字世延華亭人自幼穎異弱冠領鄉薦尋登成
化戊戌進士知深州閱數月丁艱歸服除補信陽州

沔陽魚稻之鄉商賈軍衛強貪巧取明左券定市價民始得享其利而於勸農興學扶弱抑強尤加之意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中中官假進貢索馬快船無虛日每裁抑之因而構成大獄　上命法司按治之而中官之勢少殺奉部檄稽覈馬政釐革宿弊最多丙辰陞延平知府邑屬有盜殺人刦財匿山谷間而其家誣以良民余新抵罪訊知其冤果得眞盜而余新之獄立出邑有羅太學恃富武斷箠人至死收捕之一郡稱快異時解京料價多爲勢家包攬負累重徵令編戶自輸歲辦完民亦無擾歲徭役皆手筆親定

推見纖悉人服其均民婚嫁徃徃以論財後時尤喜焚屍皆嚴加禁止復設義塚以處貧乏修郡志以備往蹟未幾卒於官年五十有九

唐禎

唐禎字元善號西園華亭人生而穎敏性復淳厚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財而能自刻勵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不數年而學成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丁未擢進士衛學登進士自禎始弘治初修　憲宗實錄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撫時事以禎往浙江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

獨精詳諸公稱之疾謁告歸承顏視膳雍容於二親膝下者踰三年而毋卒服既終有勸之仕者辭曰吾父老懼養之弗及也居歳餘強遣之入都始授車駕主事明年以父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乙酉陞員外郎中遲徊前却在官者僅八寒暑凡爲二親故也爲人坦易色笑可親而中有矩度發皆中理浙江鎮守中貴人例自尊大禎往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閽者即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曹重事在貢舉禎兩司提調視範周密過於往時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禎在主客曰是虛名而靡我寔賜也且以折

估聞使者來愬譁於庭不去使譯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爲利不爾罪足矣而又敢譁耶不聽且移文邊關詰爾主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主事凡以新茶至者必先呈樣樣者其名寔則以爲私餽從來久矣禎至餙門者正供外無得入其風槩清肅如此家居事伯兄愛而能敬雖異室而處家事悉聽其處裁終始無閒從兄子早孤即養於家爲娶妻殖產後卒復拊其子宗姻族黨有貧乏者必周之雖數無倦色丁未待試將主人女見其獨處窺牖與之言顧見即趨出徙他舍僕陽宗者嘗荷篋墮水汚壞

其禮衣衆謂必得罪誾而怡然曰人無傷足矣衣可
更製也卒不問亦可謂厚于待物而嚴于守身矣

顧清

顧清字士濂華亭縣人生而穎異九歲受小學過目
成誦繼受詩於怡菴任先生一見奇之字以甥女年
十五謁張莊簡張以元老負重望即具冠服出見退
語人曰大器也弱冠遊縣庠與錢太史福沈惟馨悅
交最厚奮志於學廣閱羣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
頡頏而清獨以沈實識者占其遠到尤爲督學司馬
亟所器重每期以公輔家本儒素值歲祲有常情所

不堪者而淸安貧固守自若嘗書座右曰毋狥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弘治壬子王文恪王南畿試事閱淸文曰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也我當讓矣遂置第一明年癸丑會試第二名廷試吳文肅爲掌卷官或欲道之往見淸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愧之竟不往洎吳得淸卷極力賛美以九重字失提寘二甲第一改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每試必在甲乙淸與同年毛澄羅欽順汪俊每以名節共相砥礪十月授編修預修大明會典癸亥正月丁内艱三月以會典成進侍讀正德初還朝與修

孝廟實錄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
時逆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
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清不爲動丁卯主南畿鄉試
尋充經筵講官前後進講義辭旨剴直多所裨益逆
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清抗不爲禮鄉人張文冕
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清絕不與通有言清肯枉一
剌即高位可致清叱曰吾足可輕動乎吾但知做吾
官而已遑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外艱己巳五月實錄
成例當進秩瑾啣之矯詔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
駕司員外會憂不赴庚午瑾誅還侍讀辛未陞侍讀

學士兼修玉牒甲戌主武舉考試乙亥掌院 詔同
內閣照例考察九月有文綺之賜十一年秋滿進階
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丑主
考會試防範嚴肅崇雅黜浮得士爲盛奉 命教庶
吉士一時出門下者咸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
結生徒不使與子弟相接常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
恐其污況近之耶餘姚謝文正每稱其臨事有守以
此時 儲位尚虛清疏請預定不報 武宗數巡幸
屢疏甚切是歲陞禮部右侍郎與毛文簡協心秉正
會 郊祀且迫而駕猶未還清草疏數百言上之

上亦爲感動秩滿進階贈及再世廕一孫入監讀書
辛巳 武宗崩 世廟繼統會議迎 駕冊立頒詔
易服臨喪諸吉凶大禮清援古證今折中羣言時以
清所議會得體有忌清欲傾之者嗾臺諫摭他人事
誣清不根特甚衆論囂然内閣亦持之不下而清從
容鎮靜因詔例自引退無少濡滞一時皆爲清不平
王文恪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雪之論一出而輿論
益定於是南北臺諫上章論薦 上乃起清南京禮
部右侍郎清既歸絕意仕進不謂復有 簡命不得
已之任兩疏乞歸不允疏益懇是秋得諭吉陞南京

禮部尚書致仕先是清以進 徽號賀表上京至東
昌聞命有勸清諜以代進者清曰清被 皇上渥恩
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
云縱不能覲 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抵德州輿疾
而進卒於河間府瀛海驛壽六十有九清疾革時知
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
牛深歎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

錢福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
已以文著禮部下第卒業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

起以弘治庚戌禮部第一每爲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搆然者彌封官以無藁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藁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於　上復賜第一福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寛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　國朝未有爲狀元者有之自福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爲文藻出入微纏維志所適遠近購請蓮

扣嚮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競請各用幅紙爲
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諧謔以其隙遞續之比酒罷無
弗就者因相與賞歎之以爲稍自靳惜擇言而省度
其所請當不止此而恃才任達不遑後恤久之以酒
成癖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有才如此而弗克究
其所欲爲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疏乞
移近地例不得行敎其弟以有成亦領鄉舉與人坦
率不立町畛有犯者笑而受之不爲報故雖以才見
忌而怨怒不及云

陸　深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發解南畿舉進士入翰林是時弘治御極朝廷清明百官安其職得以其餘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儁繼起與館閣之士爭衡深於時翹然特出與李空同徐迪功上下其議論至於字學比於趙松雪深臨書日數百字過同舍見綵几輒縱筆塗寫旁若無人其品隲古今商確事理賞析文義辨識書畫古品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深自翰林編修陞國子司業丁憂家居數年以廷臣薦起入備講讀遂陞祭酒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閱

其講章輒加竄易深講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　上雖可之而經筵面奏非故事深出上疏謝罪　上復批答以講章內閣閱看係舊規不必更改若有所見當別具聞深感激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餘言上之當路益忌之疏下吏部左遷延平府同知陞山西副使提學陽曲生員父爲知縣笞死訴於御史趙反抵生罪深與力辯不合即上疏劾趙趙亦劾深巳而科道官勘實趙謫外任深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陞江西叅政四川左布政召爲光祿卿內閣疏薦領修玉牒改太常

卿兼侍讀學士扈　駕幸承天給行在印歴詹事府
詹事宗廟災　詔百官修省於是深疏乞休得致仕
後數年卒遺文凡一百卷又著詩微書輯道南三書
河汾燕間錄史通會要蜀都褋抄平胡錄諸種傳而
核皆足傳世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五